

塘约道路

王宏甲 著



人民出版社

塘约道路

王宏甲 著

责任编辑：徐庆群

封面设计：王春峥

责任校对：吕 飞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塘约道路 / 王宏甲 著. —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17.1

ISBN 978-7-01-016944-6

I. ①塘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农村小康建设—研究—安顺

IV. ① F327.73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6）第 270330 号

塘约道路

TANGYUEDAOLU

王宏甲 著

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（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）

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印张：9.25

字数：77 千字

ISBN 978-7-01-016944-6 定价：26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（010）65250042 65289539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，如有印制质量问题，我社负责调换。

服务电话：（010）65250042

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！

——习近平

海，昨天退去。

出现在眼前的山，从天上俯瞰，宛若无数远古征战的帐篷安扎在大地。它不像太行山、神农架或者欧洲的阿尔卑斯山那样连绵不绝，多是一座一座平地而起。谁造的呢？好像有一只上帝之手，曾经在这里做游戏，捏造了这么多小山峰。

海，昨天退去。

这里的山，便是两亿年前海底世界的景观。在这些高度差别不大的群山之间，曾经有许多海底生物在“山”与“山”之间游弋，是两亿年前海底的自然力量造就了这里特有的群山。

海，昨天退去。

我们今天所说的青藏高原，就在那时候出生。它曾是远古的浅海低陆，距今约二三百百万年前开始大幅度隆起，形成今天的“世界屋脊”。最后露出水面的这片海底世界，因无数小山峰耸立于斯，便成为当今中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。

多年前我曾写下：“要看两亿年前的海底世界，请到贵州来！”

是的，这里是贵州。我没有想过，工业发展滞后的贵州能在信息时代为全国提供什么经验。但是，现在这远山深土是如此生动地教育了我，令我不得不重新审视眼前的世界。

导 言

希望关心国家发展前景，关心农村和农民命运的读者读一读这本小册子。当前农村，似乎仍然静悄悄地连蟋蟀都不语，却在发生着惊心动魄的变革。农村是孕育中国悠久而灿烂文化的摇篮，也是培育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的地方。如今，各种资本也在关注农村。农村和农民的状况，依然与当代中国青年的眼界、智识、成长、情志密切相关。

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，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取得的最伟大的制度性财富。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和加强党支部在农村中的领导作用，是当前农村改革中关系全局的两件大事，涉及亿万农民的利益。本书着重报告了贵州省安顺市一个名叫塘约的村庄，在这两件大事上突出的创造性作为。

在当前农村土地确权流转中，如何巩固集体所有制，是全局性的要务。关系大局、全局。2014年，贫困村塘约被一场大洪

水洗劫后更加贫困，由此他们成立了“村社一体”的合作社。全体村民自愿把承包地确权流转到新成立的合作社里，进而做到“七权同确”，极大地巩固了集体所有制。全村重新组织起来，抱团发展，走集体化道路，变化和成效都令人惊叹。

塘约的变化是在村党支部、村委会的领导下和上级党委的支持下做出来的。由于承包下去的零散地块重新集中起来，全村得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规范发展，生产的组织化和产业化焕然一新。崭新的变局使外出打工的绝大多数青壮年返回家乡重建家园，先前撂荒的土地全部种上，“留守儿童”的生活结束了，妇女们因丈夫的返乡而精神焕发。

一个好社会，不是有多少富豪，而是没有穷人。塘约道路不仅仅是一个迅速脱贫的故事。塘约的变化是在集体所有制得到巩固，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得到加强的情况下迅速发挥出优势。前者是经济基础，后者是上层建筑，二者的高度统一是当今所迫切需要的。这是在基层筑牢共产党的执政基础，走一条使每一个农民的切身利益，都能够得到保障的同步小康的道路。

导 言 /001

第一章 这是坏事，还是好事？ /001

第二章 在一贫如洗的废墟上 /003

第三章 左二牛的奋斗史 /008

第四章 塘约村的十一人干部会 /016

第五章 村民的选择 /029

第六章 重新组织起来 /044

第七章 七权同确 /054

第八章 红九条与黑名单 /066

第九章 党支部管全村，村民管党员 /078

第十章 三千听众的露天现场会 /088

第十一章 回来吧，乡亲们！ /095

后 记 /107

附 录 我看塘约和《塘约道路》 /133

这是坏事，还是好事？

2015 年以来，有关“很多企业关门了”的说法就很多了。今年更见有文章说“工厂机器沉寂，马路货车渐稀”。有人说，一批外企外资撤离中国，留给中国打工人口的失业震荡不小。还有人描述道：“别小看每月 3000 元的工资。小小一张工资条的后面，有数百万留守儿童嗷嗷待哺，还有千百万白发苍苍的空巢老人殷殷期待……”在此说中，失业的绝大多数是“农民工”。

这一次，是农民工大量下岗了。

与此同时，房价令人吃惊地暴涨，波及各类房租上扬，地下室也不例外。下岗农民工能在城市里等到企业再用他们吗，能等到撤离中国的外国资本返回来再录用他们吗？

农民工回乡了。

不仅是单枪匹马外出打工的，不少农民夫妻带着孩子在城市打工的也拖家带口回来了。这些年，政府也努力使农民工的孩子

在城市拥有上学的书桌。现在，他们也回来了。

这是坏事，还是好事？

农民工回来了。还是这片天空，还是这片土地。不少人地转让给别人种了，或撂荒了。通往田间的路年久失修，荒草侵蔓，水利设施荒废了。现在干什么，日子怎么过？

多年前，我到洛水上游采访，看到许多“空壳村”，看到公路两侧的墙上刷着大标语“外出打工如考研，既学本领又赚钱”。那是当地政府部门刷出的标语。

曾经，面对“空壳村”，村干部感到无可奈何。现在村民们回来了，党支部能如何，村支两委（指村委会和党支部）能带领村民重建生活吗？

今年，我五次到贵州省安顺市一个叫塘约的村庄。这里前年还是个“榜上有名”的贫困村。我走进他们新建的村委会小楼，看到最醒目的四个红色大字就是：穷则思变。

他们确实在变。他们把改革开放初分下去的承包地，重新集中起来，全村抱团发展，走集体化的道路。变化和成效皆惊人。我在这里看到了：百姓的命运，国家的前途，党的作用，人民的力量。我如果没有看到也就罢了，看到了，不敢不写。

在一贫如洗的废墟上

“二牛，快起来，雨大得吓人！”妻说。

他醒了。他梦见了大雨，梦见牛在水里游，猪也在水里游……一个激灵爬起床，他听到有一种声音包围着屋子，响得竟听不出那是雨声……屋子里一片漆黑。电灯呢？

“没电了。”妻说。

妻把打亮的手电递给他，这是村里走夜路需要的工具。

他起床下楼去看，打开房门，雨扑进来。

是凌晨四点半了，外面也一片漆黑。屋里没有进水，手电光射在瓢泼大雨中光柱很短，但能听到地面汩汩的水声，朦胧地看到门外低处的村路已经流成了河。

“白纸厂寨！”他头脑里闪电般出现这个寨子。

那是村里最低洼的一个寨子。他找出雨衣，来不及跟妻子说声去哪儿就出门了。

塘约村辖十个自然村，3300 多人口，劳动力 1400 多个，外出打工最多时达到 1100 多人，青壮年几乎全走了。这是个典型的“空壳村”。洪水半夜来了，村里多是妇女和老幼病残，怎么办！

白纸厂寨前的村路被水淹得不见了，他从无路的半山踩过去到了寨子，就听见大人的喊声、小孩的哭声。天已微亮，水从后山涌进寨子，从寨子人家的前门里涌出来。村民在慌乱中喊叫着往屋外搬东西。

他大声喊：“别搬了，往山上撤！”

几乎没人听他的。穷，能拿出什么算什么啊！

他进了一户姓邱的人家，这家夫妻都智障，还有个小孩。夫妻俩还站在水里发愣。他说：“走啊！”

男的说：“外面下雨！”

他喝道：“屋子会倒啊！”

他不听他们说什么了，硬把他们一家拽了出来。

这时他发现村主任彭远科也到了这里，还有两个村委委员也在疏散群众，他们把有个残疾妇女的一家人弄出来了。

瓢泼大雨还在下。滔滔洪水把衣服、鞋子、灶具、家具、电视机都从前门冲出来了。快六点时，水更大了，有个 80 岁的老人全身浸在水里从屋里出来，人们说他是“游泳出来的”。老人被从水里拉上来，搀扶上山。这时二牛看到，村干部几乎都来

了，还有一些不是这个寨子的群众也来帮助抢救。

天亮了，部分房屋倒了。现在能清楚地看到寨子前方的土地不见了，一片汪洋般的浑浊的水面上漂浮着小寨人家的衣物和用具……这是塘约地势最低的一个村，塘约还有九个村在暴雨中，九个村都有危房。

二牛姓左，大名文学。这年 43 岁，是村党支部书记。这一天是 2014 年 6 月 3 日，塘约村遭遇百年未见的大洪水。田也毁了，路也毁了。左文学在暴雨中望着被洪水洗劫的家乡，灌满他脑子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：怎么办，现在怎么办？

受灾的不只是塘约村。

安顺市位于贵州省中西部，地处长江水系乌江流域和珠江水系北盘江流域的分水岭地带，有两区一县，还有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县。这场暴雨，使这片土地受灾很广。

“6 月 5 日，周书记突然来了。”

左文学说的周书记是安顺市市委书记周建琨。所谓“突然”，是没见事先通知就出现在“我们村受灾最重的寨子”。

“路坏了，车进不来，他们是踩着泥泞进来的。”左文学说周书记看到几个人正在帮一对残疾夫妻修房子（这家男人叫邱明海，房子倒了），一问，这几个人都是村干部，是义务帮助，就问他

们叫什么名，当场让秘书把名字记下来。这三个干部是：村党委委员彭德明，村民组组长张贵方，党员邱明强。

“村书记呢？”周建琨接着问。

“也在帮人修房。”

有人马上去叫左文学。有人告诉周建琨，村干部都在帮最没有劳力的人家修房子。这时有几个妇女听说是市委周书记来了，上来就把周书记围住，有人哭诉：啥都没了，粮也泡水了……帮帮我们吧！周建琨说，怎么帮？

“先帮我们修路！”

后来周建琨告诉我，他忽然很感动，她们不是要粮要钱，说修路。左文学后来告诉我，男人出去打工了，女人是我们村种田的主力，路没了，她们下地干啥都难。

周建琨正在跟几个妇女说话，左文学来了，浑身上下都沾着泥浆，两眼通红，像一匹狼。

左文学回顾，那天周书记看望了家家都在修房的村民，然后就在受灾现场跟他谈话，周书记说：“你这个村子有前途！”

左文学愣着，心想什么都没了，前途在哪儿？

周书记说：“我看你这个班子很强。这么大的水，人住得这么散，没死一个人。你们干部了不起！”

左文学还是愣着。

周书记问：“你为什么不成立合作社？”

左文学并非没想过“合作社”，但似乎心有苦楚没说话。周书记又说，“你这里百姓也很不错，党支部可以把人组织起来呀！”

左文学说村里大都是妇女、儿童和老人。

“不管怎么讲，你要记住，”周书记说，“政府永远是帮，不是包。党支部也一样，要依靠人民群众。”

左文学告诉我，就在这天，他记住了周书记说的“要靠群众的内生动力”这句话。

周书记说妇女讲先修路，好，政府出水泥出材料费，你们出工出力干起来，行不行？左文学说行。周书记接着说：“要致富，你就要有思路，有魄力，要敢于踩出一条新路来！你想想怎么干，我下次来，你给我讲。”

“那天，周书记走后，我哭了。”左文学说，“我一个人，躲起来，哭得忍不住。”

我感到他的哭里有内容，大约有很多辛酸的往事涌上来吧。我问他为什么哭。他说：“我看到了前途。”

左文学告诉我，之前，村里人靠传统农业勉强度日，这场大水把很多农户冲得一贫如洗。是穷到底，困难到底了，大家才重新走上这条全村抱团发展的集体化道路。

第三章

TANGYUE DAOLU

左二牛的奋斗史

左文学这天把自己冲洗干净，躺进了一个椭圆形的大木桶，桶里热水齐腰深，他泡在桶里想往事想前途。

他说他不知父亲为什么给他取这个名，他因此也做过文学梦。但读完高中回乡，父亲说，种地吧！家有9亩地，老是种粮，只能吃饭，没钱。年底他结婚了，要养家，他必须出去打工。这是1991年。

离家那天，爸和妻送他出门。他说他忽然想起那支在学校里唱过的歌：“母亲教儿打东洋，妻子送郎上战场……”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但是，走出寨子，前方的天空开阔起来的时候，他觉得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。

他这时的梦想，是赚了钱回来在县城开个大超市。少年时的朋友大多对他那个文绉绉的名字不感兴趣，叫他二牛。二牛有种干什么非干成不可的劲儿，同学都喜欢跟他玩。现在他是跟人出

去的，到北京海淀区苏家坨搞房子装修。

“做电工，现学的。”

他读过物理，很快学会做电工。但渐渐感到“这不是一条路”。一家人这样分开，到外面来就为了赚点钱，任何一个雇主都可以对你吆五喝六，你不是你了，你受支使，受歧视……赚到钱了吗？打工半年，他只带回一千多元。要租房，要吃饭。本来是蔬菜的种植者，现在是蔬菜的消费者。家里房子空着，新婚妻子守空房……这是好日子吗？

当然也带回来见识。打工的日子不只是想念妻子，他注意到北京郊区的大棚菜，要是我们那里有大棚，也能在冬天种蔬菜。还能养羊、养猪、养鸡……意识到光靠种粮，摆脱不了贫困。

1991年年底他回家了，想搞大棚，可是没资金。

他决定种药材。到信用社贷款 500 元，去四川眉山引进党参、桔梗、独角莲……买了车票，买了种子，钱就没了。

“在火车站旁边看到鹅肉粉，很想吃一碗，没钱，印象太深了。”说这话时，他眼前仿佛还看见那碗鹅肉粉。

回来，播种，搞了两个月，失败了。引进的独角莲要在海拔 1500 米以上的地方才能种，塘约海拔 1200—1300 米，不行。气候、技术，都不行。

决心养猪。